

# 锢漏:走街串巷,不可或缺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锢漏匠现在几乎绝迹了,但当年确是一个很发达的行当。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四处可见他们的踪影。

他们的担子很复杂,一头是钻子、小锤、小板凳(后来是马扎子)之类,另一头却是一个多抽屉的小柜,抽屉里放着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锔子,还有一个很不起眼拉动绳索就会转动的钻头。最要紧的就是这钻头,钻头顶端有一个更不起眼的小玩意儿,却是他们能否吃这碗饭的关键所在,就是金剛石。有了它,就可以承揽细瓷器活儿;丢了它,就意味着砸了饭碗。俗话说“没有金剛钻,甭揽瓷器活儿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当年塑料尚未兴起,家庭必备的炊具差不多都是陶器(缸例外),餐具也有陶器的,但瓷器居多。瓷器很脆,容易打破,又很硬,钻眼很难,于是只能用金剛钻。锢漏匠是不能离开金剛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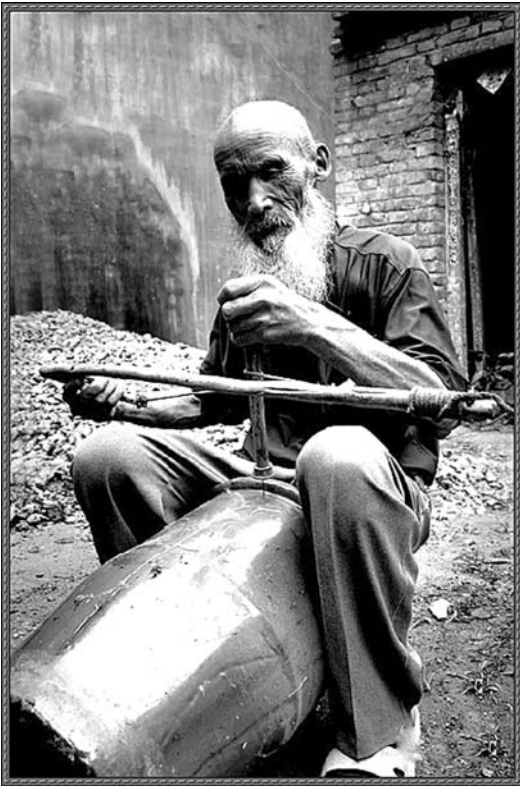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的锢漏匠是家庭主妇们最欢迎的匠人。他们有着行业独有的叫卖声,拖腔拉调:

“铜盆子锯碗——铜大缸。”只要在胡同里响起了这种声音,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大门洞开。主妇们会拿着盆盆罐罐、大碗小碗的碎片出来了,只要能对得严丝合缝,锢漏匠就能还给主妇们一个完整的器具。只要不再次打碎,就可以长期使用。烟台人尚俭,有着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节俭传统,即使是阔商贾的家室,也绝不肯把价格不菲的瓷器碎片随便扔掉的,所以这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行当。

塑料兴起,烟台人起初叫“赛璐洛”,后来叫电木。瓷器不再须臾不能离开,至少孩子们不再用它喝水了,所以碎片越来越少,锢漏匠也就渐行渐远了。

但是,人们对锢漏匠的喜爱沉淀到了民间艺术中。烟台有个十分普及的民间小调,叫作《锯大缸》,曲调是固定的,歌词却可以即兴创作。演唱者往往将眼前的人作对象,幽默一默,很像网络时代的“恶搞”,弄得在场观众捧腹大笑不已,却让当事人啼笑皆非。例如发现了现场有人叫××堂,就唱道:咱村有个王员外,王员外他有三个女郎……顶数三女儿长得俊,一脸黑雀满头秃疤。三个闺女挑女婿,大女儿挑的是卢永祥,二闺女挑的是张宗昌,顶数第三个挑的强,一挑挑上了——

“包袱”一抖,当场点了“×



×堂”,于是哄堂。这样的“恶作剧”堪称屡试不爽。

海阳大秧歌中最受欢迎的片段也是《锢漏匠与王大娘》,要选择演技最好的充当角色,常离开大队人马单独表演,边

扭边唱,打情骂俏,幽默风趣,充分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情趣。

走街串巷的锢漏匠消逝了,但是,他们的形象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情趣之中。

# 睡火炕的年代

张建利

在我少年的记忆里,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火炕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火炕上那些温暖的记忆就像是昨天事情一样清晰。多少次梦回少年还会睡在那温暖的炕上,身边还会有父母温暖的大手给我盖被子。每当这样的夜晚醒来之时,眼泪就会湿了枕巾……

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平房,家家户户都有一盘土炕,由于住房条件比较差,我们全家人都睡在一盘炕上。炕不仅是夜晚睡觉的地方,也是我们过年过节或者是来了客人吃饭的地方。平日吃饭没有什么菜,每个人端着碗随便找个地方吃,过年过节的时候,或者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就会炒几个菜,在炕上摆一个炕桌,全家人挤到炕桌上吃饭,那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,至今想

起来还是那样温馨。

我们家的炕是父亲亲手盘的,连着炕的就是锅台了。锅台上坐着锅,锅很大,既能炒菜,也能做饭。但最多的时候是烩片片,因为那是童年时代的家常便饭。父亲盘炕的技术在左右邻居中是有名的,经他手盘的炕发热均匀,好烧,不倒烟。每年冬天,当天寒地冻的时候,母亲总是把炕烧得暖暖和和的。我们放学回来把冻得发僵的手平放在温暖的炕上,心里别提有多么舒服了。冷天我们出去玩,坐在炕上看小人书。一本小人书要看好几遍,看完了还讲给弟弟妹妹听。

到了夏天,天气热了,火炕就不烧了,炕洞就成了我藏秘密的地方。有一年夏天,我迷上了半导体收音机,想自己组装一个。组装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需要二十六块钱,可是母亲不

给。于是,当母亲叫我买菜的时候,我就一角,贰角的“贪污”母亲的钱,然后把钱用信封装好,藏在炕洞里,攒了很久,我数了数,已经十九元了,心里很高兴。万万没想到,就在我数钱的那天晚上,放学回家一看,父亲在修理炕洞和锅台呢,他说,秋天到了,修理一下火炕,准备冬天使用。我看到这个场景顿时就哭了,可惜我的十九块钱呀,就这样不见踪影了。我朝思暮想的收音机,就这样没有组装成,如今想起来,还心疼我那珍贵的十九元钱呢!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往炕洞里藏秘密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烟台的楼房像春笋一样拔地而起。哥哥、姐姐,弟弟和我都先后住进了新建楼房,从此告别了火炕,用上了各式各样的床。开始是实木板的床,后来才有了席梦思床。开始是一米五宽的双

人床,后来又换成一米八宽的三人床。但是老一辈的大妈大爷还是喜欢睡在火炕上。那年,大爷大妈的平房要拆迁。大爷大妈要住到大哥大嫂家躲迁。而哥嫂家没有火炕。于是,我就帮助大哥在哥嫂家盘炕。哥嫂家住在上乔东路的中间,邮局旁边的那个楼的五楼。我们一摞砖一摞砖地往五楼上搬运,还要运沙子、炉灰等物资,然后,一点一点地垒,整整干了三天才完工。当干完这一切,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但是想到大爷大妈他们能美美地睡在炕上,再累一点也无所谓了。

眨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火炕已经逐渐走出了烟台人的视野。但是,对于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来说,它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。每当想起火炕,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少年往事……

# 记忆中的供销社

慕然

提起供销社,对我们“80后”来说,记忆有点模糊,看着新闻报道中有关供销社的老照片,把断片的记忆串联了起来。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,村庄的人要买什么东西,只有供销社可以选择,供销社代表着人们对丰富物质生活的无限渴望与追求。对吃喝玩还有连环画等有丰富感情的童年,不少记忆都糅合在了小小供销社里,他就像魔术师的百宝箱,要什么就有什么。

小时候生活在外公家,那时,村委会仍习惯地称为人民公社时期的“大队”,供销合作社就位于“大队”墙外,乡亲们简称为“合(读huo)社”,“合社”的房子坐西朝东,地基很高,屋顶上青色房瓦中长满高高的枯黄色的草,“合社”是村里最大最老最高也是最神秘的房子,我不知道这房子原来究竟是谁家留下来的。

平时,“合社”门口的空地是最热闹的地方,聚集着农闲时的乡亲还有顽皮的伙伴。冬天屋内烧炉子,炉上总要放一把一直滚开的大铁壶,从早到晚壶嘴哈着热气嘶嘶响着。炉子周围站或坐着一圈闲人,叨着烟袋,卷着旱烟或磕着瓜子喝着茶水,天南地北讲古论今。有时酒友偶遇,买几角钱的老白干捏几块咸萝卜条或炸黄豆下酒。

走进“合社”高高的木头门檻,立刻就能闻到酱油、白酒、花椒、大料的味道,如有人买糖果点心,小屋中立刻飘出一股诱人的香味,勾人馋涎,当然供销社的一角还有那刺鼻的化肥的味道。高大的柜台前矗立着几根被摸得光滑乌亮的木头柱子。“合社”里卖的东西很多也很杂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记得比较深刻的是被我和外公称为“刺鬼”的点心,盛在大玻璃罐子里的糖果,还有那物美价廉的山楂片。手电筒、散酒、布料、油盐酱醋、剃须刀、犀牛牌



刀片等等。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,还有常用的化肥与农具可供农民选买。柜台后面的墙上都写着标语,听大人们说那都是文革时期写上的毛主席语录,只是字迹很模糊。以后,语录就越来越少,越来越模糊……

印象深刻的还有酱油和醋是用大缸装着,缸上面是由两个半圆形木盖盖着,卖酱油醋时,就取开半个木盖。酱油的量具是圆柱形铁器,上面有一个长的柄,长柄末端曲成一个勾,

平时挂在大缸外口上。记忆中量具分一斤,半斤,二两等几种。打酱油醋时都是自己拿瓶子去买,售货员就用一个小漏斗插在瓶口上,用那量具在缸里舀出,从漏斗倒进瓶里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国家取消了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,曾经红红火火的供销社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旧的事物总令人回味,当有一天,你突然看到曾经熟悉的事物,那记忆深处的所遗忘的便会爆发出来。

## 灯戏

鞠君

灯戏,不是戏的种类,而是晚上点着灯看演出各种戏的总称。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。听老人们讲,很早以前,我们胶东这个地区就有灯戏,但最盛行的应是个世纪五十年代。农闲时,特别春节时,基本上村村都演灯戏,人人看灯戏。有的村子稍大一点,本村就有传统的演戏班子,衣饰、鼓乐,习称“戏箱”,可演整场剧,稍小的村子可演多是小戏种或者是大戏的片断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已上小学,只要村子里要演灯戏,我们学校下午就放假,戏台就在我们学校里,也就是我们的操场,所以下午就要放假,在我幼小的心里,灯戏是我们的小“乐园”。

午饭后,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戏场,年级高的同学还可以帮大人们干点活,搬桌凳,扛木竿等,我们稍小的走到那只有被大人们驱赶的份,看来干“义工”是没有我们的份。干脆我们就玩自己的,于是趴猫儿(就是捉迷藏),骑马大战(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,两组对打),“火热的战场”使我们忘掉了一切,当突然听到有人喊“快看戏箱来了”,“战争”也就结束了,我们得赶快去“占场儿”。

“占场儿”就是在戏台前,用树枝在场上画个圈,留着自己的家人来看戏,这个圈表示是我的地盘,为防止别人侵占,有的人干脆脱下上衣用石头压着,占完场后,每组留下一个人看着,其余的人回家吃饭拿凳子。多数人是回家搬小板凳、马扎等,饭多数是由妈妈来看戏时捎来的。

一会儿,锣鼓先敲打起来,戏台是用大石条垒起的边缘,比平地高一大块,四周是用竹杆扎捆的。后面屏风两边有两个门帘,上面分别写着“出将”、“入相”,字当时是认得的,至于什么意思没有人去管它。戏台前沿两边有两块立着的石头,像晒粮场的碌碡,分立着,上面放着一个硕大的盘子,里面盛着点燃灯的油类。沿盘子上边放着用棉花裹着的灯芯草,八根搭得很均匀,一根一根地沿着边缘摆放着。天还不十分黑,人们就陆续地来到戏场,这时我们就忙着寻找自己的家人。

天色已晚,有人将灯火点着,在当时我们却有灯火辉煌之感,首选上台的是本村的村干部,每次都是先讲一些什么,他讲不完戏总是不能演出的,村干部的“报告”也有长有短,但是只要听到“下面演出开始”时,台下总会响起暴雨般的掌声。

说实话,我小时候能记下的戏名还真不少,像吕剧《王汉喜借年》、《杨二嫂改嫁》、《小姑贤》、豫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花木兰》。京剧多一点,《徐策跑城》、《苏三起解》、《打龙袍》、《盗御马》、《辕门斩子》、《群英会》等很多戏名,还有一些地方戏,如《墙头记》、《跑四川》、《箍炉铜缸》等,但内容我们没有一场戏从头看到底,对我们而言灯戏是一个过程,不管内容,刚演出时,我们吃着东西,看着那些模糊不清的脸谱,后来便趴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

后来,灯戏也有所改变,由油灯变成了汽灯(一种燃烧煤油,打气用灯罩的一种可挂着的灯),再以后就是电灯了,不过那时演出的多是“样板戏”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电视、电影的出现和增多,灯戏就退出了舞台,也慢慢地被人们淡忘了。

灯戏已成为过去,可在我的心里什么样的晚会总比不过我孩提时看过的灯戏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  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  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 
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